

司馬溫公文集

一







集文公溫馬司

(一)

撰光馬司

原序

有宋之代號稱多才而朱晦翁獨謂溫公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晦翁此言其深得溫公也哉夫當熙寧之世新法病民海內騷擾忠言讟論沮抑不行端人正士擯棄下位聚斂之臣日進而民之倒懸者幾二十年矣方是時溫公退居於洛若將終身而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至有遮道號呼願公勿去朝廷此豈易符人望者與公起而爲政毅然身任天下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漸次務去之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天下驩欣鼓舞有若更生而元祐之治以成識者謂公有旋乾轉坤之力豈不信哉顧嘗論之人臣當屢進屢退之際不無懷疑顧忌之思公歷事四世或在朝或外出而勤勤款款於章奏之間切切偲偲於卿大夫往來之際祇此憂國憂民不避艱險未嘗以中外少異席可卷石可轉金可鏘玉可磨而公之精誠不可奪夫是以卒能悟主救弊補偏以次第而成功也余讀其遺集而竊有感矣夫人生天地間須有此濟世救時反敗爲成大手段庶幾不與草木同腐以公之嘉謨嘉猷昔有成效君天下者得之可以鑒治亂而隆景運爲人臣者得之可以歷常變而勵匪躬士庶人得之亦可以寡其過而保其身公之被當年者只一時而公之垂萬世者且更無窮也因爲重梓其集約爲若干卷以公於世仰其人景其功慨然而興是所望於尚友之士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司馬光字君實池次子也。七歲時羣兒戲於庭。一兒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洛聞。畫以爲圖。中進士甲科。判禮部故事。日當食京師。不見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人主獨不知。其爲患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上疏曰。臣向者進說。乞選宗室爲繼嗣。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此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道哉。帝大感動。命送中書。光見宰相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矣。韓琦等拱手曰。謹奉教。英宗遂立爲皇子。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光見韓琦言其非。琦曰。君見慶歷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故民不信。雖光亦未敢信也。琦曰。吾在此。君何憂。光曰。君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不數年。皆如光慮。神宗卽位。擢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曰。仁曰明。曰勇。曰審。官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罪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還。詔邊臣招納。光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

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之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夫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至於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自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世世患。臣恐今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當時朝廷不許。有司尙能病民。況許之乎。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

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
勦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而欲寘之左右興論國事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
之人倚以爲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求退帝拜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
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陛下誠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
矣帝曰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帝曰王安石
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前後是非誠可笑
也光竟出知永興軍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絕口不論事光常患歷代史繁多人主不能遍覽爲資治通
鑑以獻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
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
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
政而議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
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保馬市易諸法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儉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得疾時青
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事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
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之害乞直降敕罷之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糧

法拜尙書左僕射。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賓客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是年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光誣謗先帝，盡廢成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令奪贈謚，仆碑。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以光爲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表

爲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叨榮過厚，揣分非宜。制命益嚴，懇辭不獲。中謝伏念臣顓愚無術，孤陋寡徒，起家衡茅，致位機近。此皆出於天幸，斷自宸知。非才技過絕於人，豈朋援陰爲之地？是以每循涯知止，以寵爲憂。獲一官若負譴訶，進一位若懷疾告，非敢厭薄高爵，希慕榮名。誠以居三府之崇贊，萬機之大，久留不去，妨廢實多。況祿厚者衆之所趨，勢尤者人之所疾。不獨力綿任重，失職是虞，亦將智淺迹單，處躬可畏。方自謀於遜避，以深遠於譏嫌，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濬發清衷，述修盛禮，合祫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茂典既成，鴻私旁洽，謂臣屬當扈從，與在駿奔疇，其執事之勞，均以受釐之慶。遷地官之亞列，增帝傅之寵名，悉非庸虛所能堪稱。是用力陳危款，冀寢殊恩，葵藿之心，徒自傾而無隱。雨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雖祇徇於詔文，實內慙於靈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厲樸忠。當官而行，蹈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爲期。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命發宸庭，文成禁署。澤及存歿，榮動邇遐。中謝竊以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貴而自悲。諒知爲子

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策名休運接武辨朝陳力當官服勤沒齒臣荷析薪之業紹作室之功雖資性甚愚曾無肖似而義方未墮少違譴尤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加大任寘彼官師之首列於丞弼之司非藉世榮曷膺國寵頃以歲時得卜宅兆圖新將論譏於豐碑用表章於大隧豈意睿明曲照優渥沓臻紓彼神翰揭諸螭首仍詔代言之職直書傳信之辭著琬琰以無忘與松楸而並列聲光不朽永蒙庇於昆孫精爽有知潛拜嘉於幽壤荷恩益腆撫已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資於顧復而股肱心膂敢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知涕泗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臣省躬甚明揣分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連未見識察物意專懇期於感通中謝伏念臣本以諸生親逢盛世行能無出於萃類學術不際於幾微所期解韋布之衣霑斗石之祿竭簿領之效免耕稼之勤安敢企踵帝庭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嘉其木訥亮以孤忠課以近小之功竊能稱旨役以煩縟之事不至敗官乃謂棟桷之才可勝棟楹之任鑄釜之器足兼鼎鼐之容遠自西州驟叨重任躋密地則不踰中宿參大政則曾未朞年遽越等夷直登佐弼靜言遭際熟察基緣寧左右先爲之容豈朋援陰爲之地莫非睿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雨露之澤況於有識豈敢忘恩豈欲違去旒冕之前遠離闕庭之外棄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顧以義不可留情有所迫大易存覆餗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任重難勝位高多懼雖人主舍貸未賜於譴訶有司因循不加於繩治臣敢不捫心自愧顧影知非乘庇

客之未形保名迹而先退必使愆尤增積謗讟流聞致陛下失終始之仁愚臣受遠邇之責非止謀身之過抑亦負國之深是用寢食震驚夙宵慄慄視金章於芒刺等黃閣於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慊志伏望燭臨危款矜恤苦言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地博求雋傑光輔休明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居外職無殊三接之榮干冒冕旒不勝惓惓之至

爲龐相公讓官表

恩出非常位遷不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驚中謝臣識昧疏通學非殫洽依憑時會叨假國靈淳更要劇之權遂躋通顯之地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不遺餘力訖無毫髮之效克厭衆心居常自思敢忘內訟方且俟清閒之燕竭悃款之私力辭宥密之聯退祈冗散之秩庶逭官責少息人言豈期志願少從寵光愈峻遽以朽疏之質猥當佑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竊以緝熙帝術寅亮國成翼戴萬機統和三極得人則羣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妄居豈容虛授臣雖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儻衆庶責望之深誠朝廷倚毗之失是用夙宵愧恧寤寐兢憂不知列鼎之榮悅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危款曲照孤蹤於其驅策之勤爲日已久察其避讓之固於心不欺俾祇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雋德式副輿情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需奏仰陳冀安於涯分綸言俯及未照於悃誠蹐地載驚履冰逾畏中謝臣聞量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

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以退居深念申旦伏思竊惟佑弼之崇實繫安平之本總領衆職鎮撫四方下遂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統凡將圖任豈易輕言至若黃霸循良朱博銳敏始爲郡守皆號能臣暨陟宰司遂墮盛譽或受嗤於鴟雀或召咎於鼓妖豈前智而後愚蓋任盈而量溢況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不違才舉無敗事則莫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寘以邊方得奉綏懷之略庶幾展效不敢憚勤儻以服役有年居官無過不欲捐之草莽尙將留彼闕定則願且守故棲未遷他職私自寧於密地得時望於清光忝幸已深感慨何極豈敢使巖廊曠位九鼎失和竊貪一日之榮不虞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曲垂矜恤靡賜忽遺察底裏之無欺全始終而可保特收渙命俯徇愚衷少安據疾之憂尙免在梁之刺內惟懇迫期獲允俞

爲龐相公謝官表

荷恩逾分瀝懇敷言成命莫回愧顏無寄中謝伏念臣賦能甚薄探道未深習詩禮以爲儒師法令而補吏適際亨嘉之會誤膺濬哲之知亟陟顯塗淳膺煩使監邊則盡護羣師侍幄則協贊萬微密邇清光訏謨基命固已任逾器表榮溢望涯居無終食之間少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橫被宸眷曲成猥掄樗散之才專委棟隆之任靡由階漸逮爾直登冠冊府之華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進律加田甫聞出綺之言殆失措躬之地力陳丹悃仰讚邃旒雖堅不奪之誠難變已行之令威顏甚邇私願莫從俯僂若驚倘佯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用人道廣愛物義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燮調之職爰從隗始俾奉蕭

規敢不祓飾厥心耀明其志識慮所及不敢顧私筋力可任期於盡瘁少助緝熙之化仰酬覆簾之仁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避辭公鼎雖弛負擔違離天闈倍深眷戀中謝伏念臣材非出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斥候亟守於邊隅虔布教條淳更於方鎮訖無聲迹可聳傳聞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露疏逖遠選掄於遐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能周歲爰陟上司念遭際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濱隕越豈謝生成是用杜僥倖之門窒奇袤之徑激揚廉讓抑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爲於私計然而力非其任智實有涯羣心萬殊理難稱愜衆目環視動成詆詞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沸從之則懼傷國體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遑起居無所屢以清閒之侍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而爲辱貴全終始不蹈顛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緣飾愍其孤迹易致怨憎俾述職於近藩得逸譏於尸祿仍進天官之秩復升殿幄之華禮數甚優恩輝愈治脫呂梁之險亟就安瀾去焦原之危更遵夷路非曲叨於庇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奧區乃昆吾之故壤土毛豐衍民齒夥繁敢不志在拊循勤加訓導奉承寬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茲爲報效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嘉祐三年九月初三日上

臣光言今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

獸也。曠世而不可覲。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揉。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真。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中謝竊以王者道盛德至格於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自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檻。載之方舟。輿曳萬里。致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眞僞之間。未易究測。儻其眞也。則非自然而來。設其僞也。徒爲遠夷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以爲延見使者賚之金帛。賜以詔書。嘉答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治之實。使家給人足。禮樂行。四海賓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

進瞻彼南山詩表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筦磬之樂。車服旌旗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美無益也。故鹿鳴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中謝伏見尊號皇帝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卽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并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

醪殼蔽羅花金器多出禁中於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爲樂今天下方無事毋惜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於前其所以勞徯存撫羣臣莫非出於陛下之志者是以羣臣膏沐寵光被服德音薰蒸條鬯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固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爲陛下之於羣臣可爲無負而羣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中謝竊以羣臣前後受陛下爵位廩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深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非外物豐衍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方將推廣此心以被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不沈酣於茂恩饜飫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羞汗盛時伏惟陛下察其狂簡而裁其罪罰焉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嘉祐元年作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爲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爲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禽馘姦桀肇開王迹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夷僭亂混壹九圍瀘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卻貪殘億寧華夏皆大勳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

原廟圖繢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爲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海懷服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爲職竊觀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註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線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爲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關省覽則糞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中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爲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茲伏遇皇帝陛下不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於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文理迂疏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鑑仍面賜御制御序一篇者臣性識鴻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

躉涉羣史常欲芟去蕪雜發揮精雋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鑑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摭舊聞遂伸微志尙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屬橐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爲不敢不上銓次無法抵牾實多仰汗覽觀伏須罪戾豈謂皇帝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他書焜耀於羣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發言爲典肆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灝噩無涯逾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一賜指陳渙然冰釋至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援正觀而爲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中謝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紓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檄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燐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之至

知永興軍謝上表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循撫吏民敷宣詔命中謝臣識慮闇淺規爲闕疏惟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寢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效久汗侍從之班旣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惟